



FROM THE YUES TO THE THAIS

从越人到泰人

黄惠焜 著

云南省民族研究所编
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

K 28

H 833

从越人到泰人

黄惠焜 著



623.51

FROM THE YUES TO THE THAIS



云南省民族研究所编
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

(滇)新登字 02 号

责任编辑：余国华
刘正芳
英文审校：赵松毓
封面设计：方 文

从越人到泰人
云南省民族研究所编

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昆明市大观路 39 号)

云南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6.375 字数：410 千字

1992 年 12 月第 1 版 199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000

书号：ISBN 7-5367-0620-0 定价：平装 17.50 元
K·147 精装 25.00 元

前　　言

“泰学”已经成为一门国际显学。中国学者关于傣泰民族的研究，无疑地属于泰学研究的一部分。但泰学之成为一门学问，毕竟因它有着自己特定的介说。它的对象是什么？范围是什么？我尝试在《论泰学》一文中给予了回答。这回答实际上是对我自己的一种规范，庶几不致于任意突破其时空和任意延伸其内涵。但碰到的实际问题确乎太多，现在只能抱着一种愿望去努力解决。

首先是关于名称问题。现在出现在中外出版物中的 *Thai*、*Dai*、*Tai* 等字样，可以理解为译称的不统一，也可以理解为因历史而形成的特称。我倾向于后一种解释，由此引出以下的介定：*Thai*，专指泰国的泰族；*Dai*，专指中国的傣族；*Tai* 则泛指一切共源的泰傣民族。至于自称，则应尊重自称单位的历史习惯与现实选择。这常常是研究者遇到的烦恼，但在泰傣民族自己，似乎很容易解释彼此的异同。不过，我仍然建议，广义的“泰学”一词，最好采用“*Tai Studies*”，而把“*Thai Studies*”和“*Dai Studies*”作为它的分支。这虽然只是名称问题或译文问题，但也关系着它的研究对象，关乎着对各自称单位的尊重；对读者来说，则不致造成时空的错觉。

其次是族源问题。这是泰学研究的一个热点，取得的成果也最多，但是也存在一些问题。最主要的问题是百余年来假说甚多，谬说不少。假说需要澄清，谬说需要批判，但澄清与批判不能代替实证。挖去了伪史需要用信史去填补，这是真正的

困难，也是真正的期待。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国泰学研究者要做的工作太多太多，不仅需要发掘新的史料，还当改进研究方法，认真吸取前人的研究成果，认真开展中泰学者的合作。这里发表的《从越人到泰人》和《掸傣古国考》等文，则是近年来为进一步探索泰人源流所作的一点尝试。空间扩展到了泰掸各地，时间上溯到古代越人。离开了“百越”的研究，很难捉摸泰人源流的奥秘。

“百越”的历史过去被局限化了。其实，它的上端联结着“夏”的历史，很可能构成华夏历史的一个源头；它的发展联结着整个僮傣各族，覆盖着整个中国南部和亚洲东南部。在一个相当长的上古时期，整个金沙江流域、长江流域以南是越人的活动舞台。这一段历史深入全面探讨的结果，很可能导致中国南方民族史的重写，进而导致中国上古史的重写。

现在已经出现了国际合作的暖流。中泰两国学者在泰学的研究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双方已经和正在就若干课题，进行着卓有成效的合作研究。正是这种合作研究，推动泰国朱拉隆功大学和泰国清迈大学和云南民族学院建立了亲密的校际关系。朱拉隆功大学泰学研究所对泰学的贡献举世瞩目。现在，该是我们建立泰学和泰学研究所的时候了。后者应当建在哪里？我的建议：西双版纳！

黄惠焜

于云南民族学院

1992年8月14日

目 录

前 言	(1)
从越人到泰人	(1)
掸傣古国考	(45)
云南古代的越人与倭人	(67)
佛教中唐人滇考	(73)
骠掸诸国佛教及其在掸傣居民中的传播	(92)
佛教入滇及其在傣族地区的传播	(115)
关于掸傣居民奉佛问题的两点质疑	(122)
论泰学	(129)
西双版纳的传统文化与现代化	(132)
缔交十年话旧谊	(139)
傣族文化与中原文明	(142)
论傣族谚语	(175)
“召片领”来源的历史探索	(178)
《庸那迦纪年》评述	(193)
傣族文学和傣族历史	(200)
元明时期傣族的文化与生活	(219)
开拓云南民族民间文学研究的新课题	(228)
诗醇梵音盛	(245)
傣族来源的传说	(254)
傣 族	(258)

花山崖画的民族学考察	(267)
西双版纳勐泐故宮遺址考察記	(284)
哀牢夷的族屬及其與南詔的淵源	(294)
略論哀牢夷族屬非濮	(306)
附錄：西雙版納小乘佛教之實地調查	(317)

Contents

From The Yues to the Thais	(348)
On Thai studies	(448)
On Studies of the Dai Proverbs	(452)
A Research on Ancient “Siam-Dai” Kingdoms	(458)
Ancient Yue and Wo Peoples in Yunnan	(506)
后记	(517)

从 越 人 到 泰 人

——泰人的祖先和泰族的形成

国内学者大多主张泰人起源于越人，但对于从越人到泰人的演变过程绝少论述。本文希望“填补”这一空白，提出了“百越文化区”的概念，将古代“百越”划分为 A、B、C 三个区域，通过区域文化发展演变的不同道路，追寻泰族形成的一般过程。结论是：泰族在 C 区形成，不是从 A 区搬来，也不是从 B 区搬来，迁徙并不是民族形成的原因。国内学者对“泰族南迁说”或“泰族建立南诏说”多有批判，但对于抽去南诏史以后的泰族古代史较少论述。本文希望“填补”这一空白，安排了泰族古代史的一般序列，并提出了泰族形成的时间及其依据。“填补”两个空白，是本文希望达到的目的。

一、绪 论

泰人的起源问题是一个世纪以来东南亚历史上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时至今日，这个问题远远谈不上已经解决。

究其原因，或者是由于史料缺乏，或者是由于方法有缺陷，或者是由于解决问题的目的不相同。

国际泰学的研究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假说

阶段。所谓中国川北陕南起源说、阿尔泰山起源说、印尼群岛起源说、中国南方和两广云贵起源说等等，大体是这个阶段的产物。第二阶段是批判阶段。在“南诏不是泰族建立的国家”这一总命题下，努力廓清一切假说之迷雾，否定那些不是事实的“事实”。第三阶段是实证阶段。它要把那些被挖去了的空白填补起来，把那些断缺的历史环链接上，它希望人们看到一部比较真实的历史——素可泰以前的泰国史和泰民族史。

批判永远是必要的，但实证却是现实所急需。

可惜，在1990年5月于昆明召开的第四届国际泰学会上，实证仍然未能成为会议的主题。许多学者希望在下一次国际泰学会上，泰族古代史的研究将取得突破性的进展。为此，我向大会提交了一篇旧稿，题目是“掸泰古国考”。借助介绍这篇文章的内容，我论述了自己关于泰学研究的几点主张。第一，关于泰学的对象，泰的空间范围和时间范围。我认为，泰和泰文化是一个历史发展的概念。从他的发生而言，不论今日以何种自称或他称出现的泰人族体，他们都是有共同的根、共同的祖和共同的文化语言特征。也就是说，他们都是同源共祖，都是泰学的研究对象。第二、关于古代掸泰王国的序列。我认为，任何一个民族都有自己发生发展的过程，不能设想伟大的泰民族没有自己的古代史。那末，这个古代史在哪里呢？我试图作一个我的回答。我所初步排列的环链是：越裳、滇越、掸、篷、文单、参半、侨赏弥、庸那迦、景龙、兰那、素可泰、麓川等等。时间大体上是从公元前3世纪开始，至公元13世纪为止。第三、至于研究方法，我比较多的采用填补的方法。因为要写出一部完整的泰民族史，许多空白需要我们去填补，许多环链需要我们去缀合。南诏史不是泰族古代史，那末，泰族古代史在哪里呢？我们必须回答。

但是，在回答这个问题以前，我们还必须区别两个概念，第一个概念是：泰人的来源，第二个概念是：泰国古代史。前者的时空内涵极其广阔，后者则以泰王国为主要对象。两者之间既要区别，又需联系，而且无法摆脱其联系。

本文论述的范围正如本文题目所示，差不多涉及到从泰人起源到泰民族形成的全过程。在论及泰人起源和泰族形成问题时，我想着重申诉我的以下观点：

1. 一个民族的发生和形成，它需要有足够的空间；一个较大民族的发生和形成，尤其需要有足够的空间。在多民族发生和形成的古代，弱小的群体总是处于劣势。

2. 一个民族的发生和形成，它需要足够的时间。如果我们的命题不是种族而是民族，那末，充裕的时间是形成民族诸要素最必须的条件。

3. 广阔的相似的生态环境，对于同一种族或民族的发生和形成尤其重要。因为只有在这样的物质基础上，才有可能产生相似的文化生活方式和相似的一切人文环境。非洲撒哈拉大沙漠不能产生泰族，这个道理不言而喻。

4. 但是，还必须有分期和分类的观点。时间是那么长，居住是那么分散，周边有那么多非泰文化，加上战争、迁徙、融合、同化，一个同源的族体，难免会分化成相同、相似或相异的民族，这种异化现象在世界上比比皆是。通俗说来这就是同源异流，纯种民族几乎没有。重要的是科学地说明什么是源，什么是流。

5. 最后，我想强调说明：绝不要轻易地把民族迁徙和民族来源混为一谈。任何民族都有过或大或小的迁徙，但是他们迁徙途中停留过的地方不一定就是他们的发源地，除非证明那些地方本来就是他们的发生地，后来为他族占领，他们又再度

迁回并定居。

现在，我想介绍一下本文的结论，然后再分别论证这些结论。概括说来，关于泰人的起源和泰民族的形成，我的初步结论如下：

1. 泰人的祖先是越人。他是公元前3至前2世纪出现在中国古书上的著名族体。他因种类太多又被称为“百越”，但他还不能被称为民族。他只是后来形成的泰壮傣掸等各民族的共同祖先。

2. 共同的语言特征、文化特征和人种特征是越人区别于其他古代族体的重要依据。即使他的子孙后来形成为这样的民族和那样的民族，他们之间仍然保留着或基本保留着这些特征，就象一部交响乐无论用多少音符组成，我们仍然能分辨出它的主题旋律一样。

3. 不论越人的分布多么分散，我们仍然可以在地图上标出他的空间范围。在这一空间范围之内，我们使用“越人文化区”这一概念。目的是指出越人的原始发生地，从而避免因迁徙造成的混乱迷惑住我们的视线。

4. 但是，分化是不可避免的。由于汉文化、印度文化、氐羌文化和高棉文化的影响，不同地区的越人文化出现了变异。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这些变异便成为泰掸各族形成的文化依据。大体说来，中国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地区的古代越人，由于很早受到华夏文化和楚文化的影响，通过同化的道路，已经成为汉人。这一地区已经成为“同化型地区”，其文化成为“同化型文化”。为了叙述方便，我称这一地区为“A型地区”和“A型文化”，其文化人类学模式为 $A+B+C=A$ 。第二个地区是中国的广西、海南、贵州和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北部，这里的越人虽然受到汉楚文化及其它文化的影响，但他们并没

有变成为汉人，只是汉文化程度较深。这是一个“异化型地区”或“异化型文化”，也可以视为“过渡型地区”或“过渡型文化”。为了叙述方便，我称这一地区为“B型地区”和“B型文化”，其文化人类学模式为 $A+B+C=D$ 。第三个地区是中国云南省西南部、泰国中北部、缅甸东北部以及印度阿萨姆部分地区。这里的古越人被独特的地理环境和地理位置保护着，虽有汉文化影响但烙印不深，虽有印度文化影响但已被消化，由此走上了一条保留型道路，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泰傣各族，其中的西双版纳地区和清迈即兰那地区，应是仅存的标准泰人区。为了叙述的方便，我称这一地区为“C型地区”和“C型文化”，其文化人类学模式为 $A+B+C=abc$ 。

5. 由此可见，泰民族的形成不是迁徙的结果而是就地演变的结果。就整个越人文化的淡化而言，其顺序是自东而西，A区淡化最早最快，B区次之，C区又次之；就整个越人文化的保留而言，其顺序是自西而东，C区保留得比较完整，B区次之，A区又次之。

现在，让我们开始分区分类展开我们的论述。

二、越人时代和百越文化区

古代中国的黄河流域地区，是华夏民族的发源地。古代中国的长江流域、珠江流域、澜沧江流域地区，则是越人诞生的摇篮。越人文化相同，语言相通，支系繁杂，被称为“百越”。著名的《汉书·臣瓒注》说：“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粤杂处，各有种姓”。交趾在今越南北部，会稽在今浙江省绍兴，加上云南省整个南部沿边地区，便构成半圆形的广阔弧形地

带，这便是最早的百越文化区。

“越”出现于中国史书，大约已有 3000 多年。《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说，越王的祖先是著名夏帝大禹；《吴越春秋》说，夏帝少康为了祭祀大禹，将少子无余封于越；《会稽记》说：“越国之称始此”。夏商周在中国合称“三代”，夏的确实年代不能确指，大约起自公元前 2205 年至公元前 1766 年。此后是越人的发展和繁荣时代。直到公元四世纪即中国的东晋时代，史书还有越人的记载。这就是说，在中国或者东南亚的历史舞台上，越人整整活动了近 2000 年。

在这漫长的历史时期中，以不同名称活动于历史舞台的越人支系很多，以下是他们的一般情况：

(一) 於越 这是最早见于中国史书的越人族群。所建之国称“越国”，所建之都在会稽，著名的国王叫勾践。公元前 1092 年，它已经和西周王室发生联系；公元前 540 年至前 529 年，它因处地偏远和文化落后而臣属于楚；公元前 494 年它又因战争失利而臣属于吴。但是不甘屈辱的越王勾践苦苦奋斗 20 年，终于在公元前 473 年消灭吴国，北进黄淮，领导诸侯，时人称为“霸主”，与强大的齐国和楚国并驾齐驱。《墨子》说：“今天下好战之国，齐晋楚越”。故於越又被称为“大越”。

(二) 扬越 这是先秦时期分布在江淮流域一带的越人。他因与古代楚人接壤，常常遭到楚的征伐。按照《禹贡》记载，他的中心区域应在今扬州一带；按照《史记》的说法，他的分布地更为广阔。《史记·南越尉佗列传》说：“秦时已并天下，略定扬越，置桂林、南海、象郡”。说明今广东广西境内也有扬越，其社会发展水平，大概相同于於越而略低。

(三) 南越 这是广东境内著名的越人部落。公元前三世纪，南越的社会经济不算太发展。公元二世纪初，这里出现了

赵佗建立的“南越国”。赵佗原来是秦朝的将领，驻守今两广和越南北部越人地区，趁着秦末汉初之乱，他拥兵自立，建立政权，占据着南海郡，自称为“南越王”。他的首都番禺就是今天的广州，他的割据对中部越人的变迁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四) 阖越 这是今福建境内著名的越人部落。秦始皇征服东海越人部落后，就其地设置闽中郡。秦朝末年，閖越王无诸和东海王摇帮助汉高祖刘邦打击秦朝，颇有功劳，汉朝以确认他们的王位作为报偿，允许他们继续统治閖中郡内的越人部落。其首都东冶就是今天的福州，其发展道路与於越大致相同。

(五) 骆越 这是中国南方分布最广、人数最多、发展最不平衡的越人族群。从閖越以西，直到交趾北部的越人部落，都被称呼为骆越，又因地处閖越以西，常常以“西瓯”呼之。大体上说来，今广东以东越人称东瓯，以西即广西境内越人称西瓯，其中心地带秦时为桂林郡，汉时为郁林郡。《史记·赵世家》注文说：“交趾，周时为骆越，秦时为西瓯”。足见骆越即西瓯，它的主体部分发展为后来的僮族。有人主张夜郎的族属也是骆越，则水族、布依族也是骆越的后裔。

(六) 山越 先秦以来散居在长江汉水一带的越人，公元二世纪以来被呼为山越。东汉建安五年（公元 200 年），吴主孙权曾经“分布诸将，镇抚山越，讨不从命”。这大概因他们啸聚山林，文化落后，人口甚多，不易管束。他们很可能是於越或扬越的一部分，但是其比较落后部分。

(七) 滇越 这是百越最西的一个越人族群。其中心地带在今云南西部德宏地区，也包括着缅甸南北掸邦的部分越人。他在著名将军张騫对汉武帝的报告中又被称为“乘象国”，是云南通往缅甸印度的必经之路。比起相同时期他的东邻“昆明

人”，他的社会经济也许稍为发展。昆明人居住在大理洱海及其周边地带，不务农业，游牧为生，以杀掠阻止汉使西进。汉使终于不能进入滇越，却报告了它的信息，这在历史上总算一件幸事。滇越的范围和后来大泰的范围大体一致，比东汉时期掸国的范围又略小，因为掸国包括了部分小泰区域。

(八) 夷越 这同是百越最西的一个越人族群，其分布大约占据有半个云南。成书于公元四世纪的《华阳国志》说：“南中在昔盖夷越之地”。南中的范围还包括四川和贵州部分地区，因此，这些地方也可能居住有夷越。但是，我不想把“夷越”作为一个统一的专有名词，而想在两字之间加一顿号。这里的“夷”显然是氐羌族群的泛指，这里的“越”显然是百越族群的泛指。南中族群那么繁杂，史书以夷越高度概括，这已经给南中越人以高度的评价，我们不妨就称它为“南中越人”。

这大概已经足够我们绘制出一张“秦汉时期百越分布图”了。至于外越、内越、夔越、僚越等等族体，或者因人口太少，或者因记载粗略，或者因影响细微，也就不一一列述。

现在，重要的是给予证明。因为，如果缺少共同的文化特征，“百越文化区”的概念将难以成立。当然，回答是肯定的。现在就让我们一一列举那些相似的文化要素，并且都附上文献的依据。

(一) 乘象与役象

并不仅仅是百越地区才有象。远古的黄河流域也曾有象的出没。但几千年来始终有象并始终役象的只有百越地区和百越族群。“滇越”之称为“乘象国”，便是早期的文证。唐玄奘《西域记》述及侨赏弥 (Kausambi) 时每每谈象，大概是触发了对滇越的联想。象的精神已经渗透到泰掸的日常生活。比如滇西的保山古代叫“永昌”，其意似乎是“永远昌盛”。其实这是一

个泰名，其意实在是“象城”，泰语发音应为“Vien Chang”。澜沧江也是泰名，其意为“百万大象之江”。万象古名“南掌”，其意也为“百万大象之城”。中国史书之所以不断记载越人与象，重要的原因是先秦两汉以来，掸泰等先民常常以当地特产象和象齿进献于中原王朝。这些驯象和象齿进入中原，汇入了中原的封建文明。象齿往往被制成饰物，驯象则往往代表祥瑞。象的交流也使越人换得了中原文明。

此外，象也用于力役或挽耕。

《论衡》记越人役象说：“书言舜葬于苍梧，象为之耕；禹葬会稽，鸟为之田”。

《蛮书》记唐代傣族象耕说：“开南已南养象，大于水牛，一家数头养之，代牛耕也”；“象大于水牛，土俗养象以耕田，仍烧其粪”。

开南在今景东，为南部傣族腹心地带，辖区及于今西双版纳而略广。说明唐代傣族已经广泛地进入了犁耕农业。这正是傣族先民越人长期发展农耕和种植水稻的结果。

有人怀疑唐代傣族使用象耕，理由是象难捕捉，更难繁殖，一家数头，无法饲养；加之象力特大，普通犁铧绝不能供其拖曳，故认为《蛮书》作者因傣族养象而误信其象耕。其实这是一种误解，根源在以牛耕推測象耕。事实上，古代越人的象耕，很可能不是以象曳犁的耕作，而是一种象王充所说的“踏土”，亦即驱象入田踩踏，所谓“象自踏土、鸟自食萍，土厥草尽，若耕田状，壤糜泥易，人随种之”。这就十分正确和形象地复原了“象耕”的原意。我们由此得知，唐代云南傣族的农业社会，还保留着先秦越人的农耕特点。

实在地说，只要我们谈起百越文化和泰傣历史，我们就会很自然地联想到象力的役使、象队的巡行以及那震慑人心的象

战。请记住下面一段 600 年前发生在云南德宏地区的象战描述。明太祖洪武《实录》记二十一年（1388 年）三月甲辰麓川之战说：

“时思伦发悉举其众号三十万，象百余只……，以万人驱象三十多只逆战。其酋长跨巨象直前。我军注矢连发，矢中象左膝及肋，象仆地，其酋长也中矢。……乃下令军中置火铳神机箭为三行，列阵中，俟象进，则前行铳箭俱发，若不退，则次行继，又不退，则三行继之。……其酋长把事昭纲之属皆乘象，象皆披甲，背负战楼若栏楯，悬竹筒于两旁，置短槊其中，以备击刺。阵既交，群象冲突而前，我军击之，矢石俱发，声震山谷，象皆股栗而奔，思伦发……大败。”

（二）翦发和文身

现代的发式千奇百怪，和民族成份无紧密联系（少数民族例外）。古代的发式却联系着整个的民族文化。华夏之民束发于顶，昆明之属编发后垂。唯有百越之众翦发文身，不束不编，于是引起了史家的注意，连篇累牍地记载这奇特的民俗。

《墨子·公孟》：“越王勾践，翦发文身。”

《战国策·赵策》：“被发文身，错臂左衽，瓯越之民也；墨齿雕题，鳀冠秫缝，大吴之国也。”

《史记·赵世家》：“夫翦发文身，错臂左衽，瓯越之民也。”

《索隐》引刘氏曰：“今珠崖儋耳谓之瓯人……，断发文身，避龙。”

《汉书·地理志》：“今之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南海、日南，皆粤分也……，文身断发，以避蛟龙之害。”

《韩非子》还记载了一则有趣的故事：山东有鲁人善于做鞋，他的妻子善于织缟，相约搬家至越国。朋友告诉他，你将穷困。鲁人问为什么？朋友说：鞋是为了穿行，而越人赤脚，